李恕谷先生年譜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馮　辰　纂
武進惲鶴生　校
孫　鍇　重修

乙酉年四十七歲

修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孝友睦婣任卹隨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力即習之否則聖道接引來學　二月鄚城役來請先生前行偕三弟塨往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　其幼者以動為樂老者以靜為安靜坐者寂世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辨業為是來拜問學　十六日至鄚聞將事變　思不能待小人吾之過也又思神護偕人何險之休宜去　辭行主人苦

留 選訂習齋記餘 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與其治 過酉平與趙澄漢論政 思敬和謙大 益修媯工刊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 益修餽金製夏衣辭之 鄢陵魏盾功來拜問學答之嗣以嚏 抱疾 語三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贊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筵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餽贐命役騎送歸 過羅寨拜魏盾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德來拜論學王次崟弟子也 過祥符東柳林王琛公來拜問學 一一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孝生以前月卒哭之慟 嫡冢役令回疾漸愈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官令人得遂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濫稱數世不分至于宗

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于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即公且勞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于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咎非細故也況膺情人衆推諉必不勤勞於公物必不儉甚至據公爲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菑戾潰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魏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滿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戴嵩先生選贈訟過則例辰遂上書問學　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遇先人泣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

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戶衆多養候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兼容禮儀佩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為之　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許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評又以辰進規學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孤矣　思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將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予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奈辰遲鈍于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　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願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為常　思人不附非禍則刻　思莊敬嫌起又思人偏則惡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生曰先

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遲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强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云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　率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誠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頫躬而坐竊竊愉愉熙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侄餕後爲常　家務蝟集心不雜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言者當之　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强弱也皆過也　擬事毋下氣怡聲失則書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遍羅乃可言學　思晝有得夜有思近頫不愧而入厠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

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曰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　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住因自勘促暴躁急項碎詈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問季伯及辰習祭禮三度　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主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蔬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歆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訛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心鏡劉發琛從遊館于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　每卧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

必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爲聖[illegible]苟且苟言苟行苟
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
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
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
無涯無端嗜慾離弦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
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　思遺心喪樂將忘矣禮曰
大功誦乃將舊歌低聲誦之　卧容肅　思身爲天下萬世之
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目旋覩心如劌延醫
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勰僞作老
子言亦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
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
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央

也終日乾乾晝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瘵而决長河一瀉决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閎座及言語威儀之道　辰朔望遙拜先生先生問之遙答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盡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泊如也歸食糠粃郎甘之　十二月旋自館思境寒心和事迫心裕　溫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年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興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答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母四諸弟子侄拜答揖妻拜連叩四答再側拜答揖謁樞天每日遙揖予朔望遙拜予辭不獲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

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齊時齊刻齊廟遇有所交神則尅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親友墓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謹記言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晝有爲夜有思瞬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畵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寅 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贐受其半 餽張函白養老縑 如都楊公庚齋 哭劉綽然綽然諱有餘京師人習天文歷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厨傳延致無斧資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遨遊士大夫間羽衣芒屩飄然如

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爲立傳曰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于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昆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予將四十無子亟聘爲予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彌月奏樂設筵乃藏旋里莅官明于獄決抑豪强擊猾吏嘗與予並轡聯與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遣役一齋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洞悉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王養志女敦孫嫺雅歲時以丘嫂禮相見拜謙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妬予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複絮篝以及衵服倒頓袙腹之屬其六十餘襲皆子夫

人手自縫紩及予有副子堅戒闖曰李先生所用布帛果蓑鍼
穫米鹽諸物有呼即應勿闕我當未往桐時予固軫念予後先
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語諸子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思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
之禍益迫矣尚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
我亦驕肅祿適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西洋三角算法于吳子
淳子淳曰即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
曰銳角而勾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鉤三股四
弦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銳角而二銳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
數故鉤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盡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予自廣東相見學進氣壯衛道甚力喜之崑繩進魏叔
子云考古以證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

之不死　李生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次張問律
呂作律呂問示之　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開列
主閣若進必中君以賁館選先生力辭之　同崑繩訪方靈皐
及戴名世　晤毛姬演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睽隔艱于相通
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而已足下于禮樂大事
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緊賴一大
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
身論語一貫忠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
所搖惑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
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外事也
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歲猶然蠅頭細
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范知長爲斯道津梁也許琺以禮樂

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強恕勿爲主靜等說所指敢不佩服恭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說不敢習誤已有剖辯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菴外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即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恭知律呂達　當宁欲羅致門下而恭拙愚竄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恭言爲聖賢學省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　黄崑圃葬父往會之途語方靈皐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即仁義禮知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請問大學之物

倘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倘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即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于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雜于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劉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是皇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育是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爲獎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盡余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蠡畀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弭盜先生畧言之　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巳卒入門先拜母候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于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傅爲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

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没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有側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爲生我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没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于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歟是爲母内卽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没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没三年胡安國註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漫無考而謬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喪服小記妾附于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緦喪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先生乃定服緦命二子成三年服葬于祖兆祔于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于王家嘗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珙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狀略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
出養于呂也郭子堅爲子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
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剌箴鉄樓東退思
軒時時張琴發弄未嘗啟牎一覩不花飾簪不傳粉蟬鬟髻雲
堆鬣髮慚粧燕尾垂髻而已香囊不掛衣摘蘭茉莉梔子亦從
不插鬢或時置帷而已夜臥必裹袙服曉瓏璁卽起當戊寅歲
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樂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懺慾功頗
密教之見予必起命乃坐朔望隨予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
子習仁次歲旋里初居桐熏爐頖桂花露貝紋被錦廚必殽珍
果餐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亦比日衣食皆買主人供
給邦然積棟汲覲乃吾家物移也至是鹽斤錦繡大布椎結襪

术研麵淅米炊與介婿分班換作力臃不辭入室復學銖積寸
閱一歎憾暇豫也初歸舟載稻米十石予竪已下皆不能北食
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娟曰爾何得別食同衆飯蔬秫連糠粱
爲語我曰不解何味予曰服自解歎曰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
犒稻盡入公用糶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予館肅寧
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間滯血兼從前勞勩成疾
荏苒二三載以卒傷哉予元配王氏甚順素娟甚貞而皆不永
年予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題其主曰貞懿呂氏
命侄寅虎曰習智予侄官卧曰習仁侄易賓曰習聖立志曰習義
子存官曰習中以始讀論語忠故名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
小學事　四月張翬宋飭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
事不能議樂但樂學海內之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盡其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　葬王副室　五月入京以閻公度分房被譴視之都憲吳公匯菴請假歸送之匯菴餽葛綱為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纂叙旋過涿板寄陳極如齋　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祔祭禮緦服闋　習樂　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莊儉敬屋漏謹細微　語扆曰宋人以即物窮理解格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即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即物用力耳餘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豪雄之畧衍小之說一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習講書而已其實書理即世事世事既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　六月肩輿迎太夫人于三弟館侍養　思身之不莊即學之不振也愧甚　為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為常　教心衡騎射馳馬示之　思身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憂也　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右

元則記過　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恵也宜無負天七
月十五薦家祠訖尚未明乃假寐　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
有餽儀受之　穫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竊思聚斂
與何獨拒即與之　王崑繩來與習齋先生質所擬建宮立學
諸法　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誣辨陳搏河圖洛書之妄
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
易卦配以五行之非　入京收存學編滕江南謝野遮金陵張
天球曉夫來拜語以安貧守志　回里知蠡縣鄭若洲歪瞻抑
來拜問學　次女歸蠡縣劉氏　思人之負長才智者多自棄
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年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自警習恭

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德不立慨歎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節學　同彭生琨如蘧强問學問地利答之抵蘧强鄭宅若洲並其兄晃百昆仲長民及張瞻抑皆出問學先生為言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不覺泣下　李北庵請先生館于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勤愼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淮黃禮樂辨宋明之失以復三代倩先生訂愼修延先生如保定麻先生規愼修以修辭檪事愼修復具輿馬送先生及崑繩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闋思如一日同人畢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流滌之乾乾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妥妥當當養活

之歡歡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昆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昆繩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臥促其床曰君曰謂予盡言而君受言不知予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凌玩暴虐人且怨怒而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習深勇沉豪傑也使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昆繩悅服　以目疾禁看書定日轉睛七百挽弓數十自勘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于周之鄉舉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祔食王孺人側祭畢還殯宫　蠡渥車來迎往爲若洲言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　三月將毋携二子及習智任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

雜卦　聞李質君卒傷之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清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卿巡撫福建　辰具門生刺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　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遇家庭之變而尋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並無怨怒者恝也異端也　自勘嗜欲淡如也然道心時有不竦立者勉之不然末路祇成庸人矣　二弟五弟來餞飲之酒散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佇望泣下歸語家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　平董姓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觀事之可爲否耳勞怨勿恤也　念四十年行道之梗忽焉明道可歎也　聞河決田淤心爽然思吾之命于天也薄宜貧困而學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豫順則學力殺貧困則學力奮也某子病將以巫爲義母問先生曰聞之先孝慤曰認父母是使

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城能禦寇也今學亡道岐士不加屑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思時習章記者置之論語首是爲孔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慍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卧持敬　鄭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年譜　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鬻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長安豪爽尚義聞天下　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　王元衡符躬來拜觀易註稱快

皇子三王謀延先生使陳惺齋問先生行踪于太倉王公先生謂王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惑于佛氏心性

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　晤張景蔚少文　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半許否其門下士忌之先生慷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宰相招以宋儒而不變且其徒有舍之而來從者幾以賤抗貴矣能無懼乎　回過保定訪金廷襄應枚應枚固留一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　宋與劉旂甫問學重躬行先生是之　彭學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　先生與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發晦先生曰然否隱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難如守習齋之道而不發晦吾儕漸滅矣何以明行此道于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　思北人多忮忮强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强　劉發璋李果入泮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

俱有過人者　爲習中定婚于齊嶷侯七女　一日以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悟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請罪　自劾自訟歎而不覺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恥也　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後世之慮益著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江南毛惕用九有與黃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　辭新橋館處朋泣下謀出亡惻然復許之　每夜澄心　王崑繩來先生規以養心謐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言

戊子年五十歲

儀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　如楊村餽習齋李夫人養儀　奬五弟塏以和平　王崑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

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亢累爲害　如新橋館　思今晉人
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
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惰二章可見因勘己四十始立繼往開
來之志今五十矣頗似不惑又勘己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
未進可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莪定
日日習之　如府會昆繩言讀先生易註曉若發蒙快絕千古
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生微辨之不盡
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爲智畧以燒煉爲財用
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聞習齋
孫重光凶信悼之因思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
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
孔之道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昆繩學易不可不盡

言乃與以書畧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于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王序卦于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于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誣也　贈宋佑咸齊燧侯女要倩教女也　鄭見百以車來迎携習仁往途中遇事即教之　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多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人祭禮大節有五晨祼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籩豆酳一今苟簡矣　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

五百里以山川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入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夏人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全佃也俱入田賦考　教二子距躍諸法　食竿九思母在城不得倚泣下　思吝人難受人情懼報也節士難受人情恐涴也貪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鄭長民問律呂答之與之樂錄　呂巽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氣斂內運外堅前固後撒收弓舒閒　自歎衰疲昔年盛暑能終日衣冠而今不勝也　與方靈皋書畧曰三代承唐虞之法于民擇聰頴者為

士使之學于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赤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至于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爲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籍之籍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既遠尋源爲難于所謂存心

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觀浸滛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
性天之教一槩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
行註經論道爲學獨于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
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于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
譚悅怡然于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于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
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
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爲此無怪顏先
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毋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　讀
風雨賦備占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
舉禮樂不與倖生之民也　爲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
不純力却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竣
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

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之長有正有吱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士最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衙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爲黜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籓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遺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于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予固泣下以曾擬共緝御法未果而

迹也　曰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于左用右則左目注于右並用則合為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為格物非也　思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　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糴且僕從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即行而身反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為學　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也　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　著學樂卷三一辨逐色七音當以四為宮為中聲不當以合為宮一辨宮之商宮之角為宮商之宮角之宮為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等調觀之可證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為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為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即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

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下生卽以朱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爲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零而黃鐘在上爲八十一是亦可見蕤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不移而以五音旋宮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恒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爲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爲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總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　李塨侍教之曰儉于自用豐于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卽有儉于自用者必其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于待人者必其先豐于自用而待人其餘也　若洲曰講聖諭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

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論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然使民由也講論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愼之又愼　著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簫諸法　閻米踊貴怵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　爲習智出束修留士宜館自勘狷隘狂亢己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廢才終身矣

己丑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　鄭若洲來邀先生同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

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　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一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臟欵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謁府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處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極天有爲聖賢之志而才短濟子有爲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淵之陰怪牟之富貴誘之志何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夫之高尚王子嘉之拔擧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淡園致書問學邵榮業李興業來拜問學　李燁來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聘郤之　黃弼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澍學五步劍法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興平任辭不往　楊愼修還宮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于家產或用之于排解少不迂濶而巳流離霸矣故君子爲學必愼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學　河南韓同甫書來問學答之　愼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愼修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愼修又來懇先生言倩一佐尚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西遊爲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廝辰言惟貌莊聲朗嚴謹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行　待柳生以和愼修請理錢穀者也　朔望行望拜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　文升慫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巳之有餘愚人

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過閻喜
訪縣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之　渡
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峯爭長峙劃然中斷放河流金仙高掌
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梁地嬴氏焉能出要津
自是子卯亡六國不關新衍帝三秦　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
迎入署拜求教　語慎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
也　慎修求先生同人省　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
先生一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　商南知縣
于鯨來拜稱門生　把總蔡殿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體答以
儒釋之分　張曉夫來晤　蘭副將佳進來拜問學　視采舒
孤子周之　張中濬士稱後學來拜問聲律答之　陸師旦西
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孫裔子丕過柯鳳岐山　陳光

陛倘孚稱後學來拜曰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于彭亭立郎知李二曲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爲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潛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平書獎之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于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于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玩弄而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染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規愼修勿欲速勿作聰明　愼修以錢穀交盤不清

求理辭以越俎愼修力求不得已聽之　田信侯差役來請不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之非爲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當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凡事托倚而爲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　九江黎宗淳長舉自鎭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獵多也且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鄉黨之禮分別告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爲主餘學一可也長舉言其靜坐從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于我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批狀詞推之　事繫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當

街看戲示　愼修禁鬬爭嚴輕生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除强
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獻衣愼修來拜
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　愼修待先生以師禮
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且以人忌屢辭出避愼修堅留
　思子堅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愼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
忘者　語愼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　與蘭
行上書勸以拊循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
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爲樂　語愼修選鄉保鍊民兵
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揖入省過周崑來
胡元馭　曾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先生曰此隨唐道家
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與平署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贄從
學　瑞生問賞罰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

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illegible]而大過誅必使怨而滋徹

中軍何百總萬鎮六[illegible]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

且能製器嘗曰吾樂得[illegible]　思倘字學易長舉學禮聖

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與[illegible]求吾猶其或與乎　倘字不見官

長一日來先生旅論易因共飯適慎修求見倘字急亦避去

教瑞生以豁達聖居以治生潛士以銳進因求三字與已過聖

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先生拜受　三原知縣顧之珽來拜知

毛河右先生尚健　看報知吳公匯巷卒吳之吳公諱涵浙江

石門人以壬戌賜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

爲正揚于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

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慎修謂先生曰四方

賢儁相會當周者卽周之勸財卽先生財也乃于是來子丕西

朋聖居請友皆有餽遺而愼修有過與者先生復力飭之　集陳尙學陝西朋張潛上蔡瑞生周崑來胡元馭魯聖居張赤城王子不于嵩彈琴吹笙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也奇才異技六省之士萃于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傑覆心折矣　語愼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于見短好訣必受人愚　瑞生贈先生袖鞭並傳用法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語愼修曰用財爲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爲善無度則變不能行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澆漓言于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

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illegible]之 語慎修以飛粟催糧

法 作富平贈言曰自[illegible]富平交情日厚愛敬日深

爲不廣務讀非[illegible]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

吾儕光部人以省親[illegible]則因書舊語以代面談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調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

則斷斷勿用之責人勿高興已怨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

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

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

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賞無功施仁政勿高興如農桑

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

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乎

民卽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財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眞才反以壞之或用情難繼後反致怨一戒驕奢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奢之易也車馬服御賞予支費須損之又損寧樸勿華寧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于何出辦一戒矜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誦之口來諛誦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僞政者矣且我善政與人即不矜張人尙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固大一戒近小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爲

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採我我愛其熱歡喜其伶俐比其夤緣及後還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卽同輩中無所覬覦于我者但係小人卽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說道則但可用于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愾至于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立說夢幻不惟無益且啟人疑甚不必也至于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戒閒暇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于事不使事餘于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曹公意思安

開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一 責有恒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沉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來拜以聞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為學不惟捄不能抑且不顧 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深相結謂慎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可為關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慎修言先生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慎修之政即自為政也但先生宜總大務今憐慎修無人既刑名又錢穀既謀外事又商家政非所以却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顥介

以幣交如三原報之願令郊迎成禮而去　王帶存過盧平投
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眞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
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龍門看咫尺饒
剌轉傍偟不入先生室誰裁小子狂遙山青寘寘野日白荒荒
緩步憑嚴馬踟躕下夕陽　語慎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旣思之
後必決又語以嚴懲衙蠹諸胥役息詞訟　林縣丞魏到儀封之
紳士書吏投字慎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
生行慎修厚嘆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民盒酒
拜餞遞遞十餘里至臨濯之康橋慎修欲同宿力辭令回慎修
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欲獻跪地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勸
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壻
皆入庠而劉壻折矣泣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卷

堂拜毋供養老儀　鄉弟侄族姻皆有物　見崑繩自淮署寄
來書曰參參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
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
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于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
一不具于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
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
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
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
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
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關倒而別立一
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辨正

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命辰教其子侄蘂從有不能者而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年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愼修有悍僕譖于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爲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聞公度卒哭之公度諱中寬蠡人性寬厚讀書彊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任至戶部郎中　二月愼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即以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

來迎至錢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愼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　入省晤叅領馬呈圖總督鄂帖式郭鼎三鼎三曰讀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　語愼修曰小人女子恩不能結威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鄰于是君孤立也　漢中蔡子壽來拜問學過梁貲人言甘肅道茹鳳儀謀陪　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愼修密訪得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　尙孚請予及張一允周儀旗蘇克甯設公筵請先生論學　滿城旗人十餘來拜問學　瑞生問兵曰用衆以寡用寡以衆　萬鍾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藝皆絕藝也快之　少文爲愼修延錢穀幕館王暻文路洞至富平卒先生出吊之檢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愼修之政者也先生嘆曰天不欲愼修有終而使我不久于富也可遑天乎　愼修延達紫旭至

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加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慎修埜黎長舉司刑名　謂長舉曰君子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淳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于視聽用功乎　覽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子丕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于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遠道圖　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略克舉細瑣不厭教我

矣　愼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勾枷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錯薪羣已矣翹楚亦徒然樗榖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岡與溟勃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騫又云人生少知已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稟各有偏顏淵違一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遠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　著以御騎法飼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　瀟鍾爲先生裝刀送至　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愼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愼修泣曰歸祝勸何敢留但明春奉迎求無拒恐爲所牽姑應之　之與平牽田二生斌入省學射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問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殺熊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
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青山留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
贄令其子永言匡素存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餽贐辭之　先
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返長安餽采舒孤子以金
葬太翁以養老物子玉將葬母賻之以金　出與平送祝太夫
人壽幣及騾一受之　瑞生送祝壽王扣及騾一羲徵鼎二各
有祝壽儀皆受之　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
登高阜望先生行　郡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祝壽錦
言及廣藥受之　愼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許之　瑞
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洒泪而別　長舉送
壽言拜祝餽贐辭之謂曰予一錬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

肇道一諳世故人情可矣勿他營也　逵子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絮旭拜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逵副將傳畧曰副將諱友貴郃縣人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號泣散家貲募鄉兵手馘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巳而流賊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統鄉兵擊賊屢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左皆以歲寒賊强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進遂以奇謀得勝賊遁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于經畧持尚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圍方山　清兵入乃棄衆降洪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時聞其名虜去間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冷將軍問計于宸時闖召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懈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

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奏遣重兵屯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覈其計宸乃捉土人詢路遣兵從出夷門鎮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路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父讎不終其官吾可以往兵官哉亦之郃縣山野隱焉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于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畧及之　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痼盡不能入道也　愼修遂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餽贐受之　八月十六日起行愼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秦送先生

至里前任劉令三原顧令俱來送兩衙餞送備王諸紳衿餞送書吏鄉耆餞送三班叩送愼修與顧令有公審事辭令回愼修泣拜囑以復來先生亦悽然囑曰君凡事小心勿信胥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奇勿難事沉閣紫坨長樂送至康橋辭回愼修遣馬劃王永長一路備中伙送先生渡黃河凡愼修送役回者皆犒以儀渡河令永長回又字達愼修曰勿致虧空勿收素望　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官倡明聖道路遇馬頁持三弟及辰字言楊太翁聽讒有言先生正謀不復而難以為辭也乃遣黃天顯返決辭不往　九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錦緞諸衣與四弟褐及裘親友當餽物者餽之　十一日祝母壽列諸友壽言于堂上率諸弟子任稱觴拜祝環侍　還宋顋秦回顋秦知先生必不往也叩出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

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鄒若洲問曰自反而縮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 若荊卿等皆堪自信然非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卽集義也 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有私財則于父母分歧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丙子將二子所得賜賚盡入之公爲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十七十無事客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别一處空境界非儒道矣 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蝟集肩鉅難任惟期持

之以敬耳　孫子未與學貴州托一劉生寄書候且有餽金劉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備而致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之而問我適遇我有能不借子乎何以歉爲　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從則不能未亡已亡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傳無窮也

先生在蔡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　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予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償耶卒與之　蘇輔弼恆延至其鑾儀衛署內下榻問學答之謁欽南巡閣學　蘇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

富而後教又曰構若德之與夫醫不該家庭于內也 劉百斯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寢之 十二月先生爲習仁加冠辰爲製字之日長人 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爽然不動以爲學問所就今回想曰謂當時大本未立甚旨認得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矣惟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理賢之存養也 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克駐嚴盜賊嚴吏役 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于中名理自現種種環生又曰辦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虛吾嘗自愧愚柔然亦見一人即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即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劉翔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亦歷此境終無病也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爲同門馮樞天所纂其後爲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贇來莊敎其季子比秋先生爲制臺唐公籓臺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囑贇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假堯舜禹稷不有尚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敎稼之績泯矣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敎湮矣子輿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闢邪之言蔑如矣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喚迷之傳無聞矣烏覩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進修之實

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爲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功而皆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學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閑家佐政之幹濟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說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質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茲天下萬世胥于是譜爲表正矣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洛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譔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蠡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　鍇　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康熙五十年○譜失

儀功如常　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悵何極道駕想尚在淮安公子尚在金陵近況勝否塨比歲爲楊慎修所敎講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塡塗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愼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敎

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發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楩楠杞梓不爲杙以椽磈吳鈎干將不利刄以磔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鬭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慍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　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圈後湫隘之甚不能容塨兄弟五服塨請奉母移居齊家庄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庄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换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

作壁龍鬚鋪好琖為淋南川帆雨侵窗潤北塹花風入座香台

繇能來攻禮樂賁堪白日到羲皇

壬辰五十四歲 康熙五十一年 日譜失

儀功如常　易州祝兆鵬以雲南知州受知于總督劉公蔭樞時得顏先生及先生著上劉公劉公亟稱許遂識于心至是歸京補山西忻州知州遣其四弟來問學且具儀聘先生主其幕事先生以親老辭問習齋尚有他弟子乎先生舉張文升及三弟益溪乃延文升主幕益溪設帳而西　祝兆鵬之岳丈張以部郎放濟南府知府使來餽贄求理其幕事詞甚懇切許之乃以十月東行過德州李龍友來拜在李翰林園置酒高會德州諸士至武定州拜李相國公子入府未終公子叔父五老爺來日孩輩不足語請下榻儆齋遂邀以往住四五日為言張石民

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之畧曰唐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為病不如此則為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一掌心羨之高尚不入塵俗倘佯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剝剝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尚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將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為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觀其署事知其非能有為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康熙五十二年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甥駉刊之作序曰易為人事而

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蒙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說秋又自訂于郿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茲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惝怳微其數穿鑿援其理浮游而尢誕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于是陳摶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無極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脉脉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于乾繫以元亨利

貞猶天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于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酉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謁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于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驕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淸胡渭生大興王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奐曾武昌陶窳盩厔陳光陛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其學亦庶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

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豁然得聖人作意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即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蠹且拋且懼近與檻天約日省月箴勉勵觀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撮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謀遷善改過不但爲庸近無甚非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覷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豈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庄即事詩云柳蔭堤頭坐風來萬里涼麥埔

啼早露鴿陳亂斜陽爭廚村翁慣荷竿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
自識張良一其南原清曉往步屧意遲遲高木纔賓霧新苗半扇
當久無開口處惟有會心將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二其 鄭
見百請至寢强同馮修五張晤抑單侯摺尖素景園詩云連廈
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楓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
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康熙五十三年日譜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相國論
將薦先生學行手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詩曰匹
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

鮑墟百歲觴孝子鑑人作鮑墟里里旁有米泔河萱帷夢裏笑不復在遺觴　邑

令浦公新下車即來拜求教先生告以禁賭博戒雜票其所延

西席惲皐聞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

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

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

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

心開目明如釋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賦得浴如癢得刷而身爲

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

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

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

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

前之一誤也既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家人之變貧困婁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覺以爲眞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一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喜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爍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論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

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畝其以岳忠武爲太横秦

檜能録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

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

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

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

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

也先生之敎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

涉卽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疆中乾踦躝崎縮擧止無

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

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完誠從心

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

其學益足痛也駑駘病骨伏櫪悲嘶不識何可施鞭策否惟先

生幸而教之　皐聞問正心功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皐聞將先生著種種訂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 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荅言請托者掩耳謝之　正月温翁修寓蠡城同惲皐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

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能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　皋聞曰然　皋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錢之送至北關縣以千秋大業註孟子　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糕粉晨食晝食無算　二月華州古葵季榮以詩雜爲贄拜門下詩曰越盡關山知幾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會觀著作驚淪浹願接音容仰峻峯半世韶華悲齒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洙泗指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學禮讀易

季榮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枝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　語季榮曰世俗有

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脱畧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眞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脱畧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眞勢必眞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五月惲皐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倓虞聘來府寄書曰在燕得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有厚膈相啗引我從游者而鶴一聞保郡司馬之招躍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聞訓誨也　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二弟德吹以病瘟卒於曹家蕞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愈不使知先生覩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即入鄉哭之一切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先生養病處力勸覩仁

以斂回莊　自書於壁曰斷欲勿書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爲
聖道表裏並盡　語季槃曰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
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槃請命　季槃問禮先生曰時禮
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
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
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先
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
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
佛老氏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
所事物不用則蠧人不事事亦蠧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
是也　八月季槃謀歸乃餞之餽贐季槃拜別痛哭書先生日
記云先生發動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奚實親見是以敬佩

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為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贈之以序　附皐聞書

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予者予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況常相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為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太師母初度皐聞以詩幣祝同郡客蒞之　皐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旨遠若河漢矣皐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

十二月浦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

人告發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簿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
贓令其拔槩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 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　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
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萬載持馮衡南書來拜在保定
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日齋待
至親躁妄坐即問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視食爲從遊講孫
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況於兵乃出
其論通鑑兵事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即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
書不解也固辭之退矣早竇强鄭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
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審之
張供交楊仁澍因仁澍得交先生及王子不又言先生相才子

丕將才提督彤公刑部張公逮仁澍至澍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若交也一一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逮官至陝西逮王子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關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兵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問故崔言仁澍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澍立傳曰楊仁澍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一世哭藩之變從征仁澍曾讀飲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一官辭之退臥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眞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倜𠏉入京來拜詠壯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遮皎日月遮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一妾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

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澍因仁澍識蠡縣舉人李某提督嗔仁澍訊萬載言有乎仁澍對曰識子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澍堅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削塨名仁澍發關東竟牽塨以卒李塨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率貪得而吝施與仁澍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經畫之而故人同學者位躋尊顯餽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却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塨交斗過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塨之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

私也不可　畢聞長子惲宗恂廉夫具贄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惓惓五弟子女愛之助之即所以孝母也　寧夏監屯同知白訥梅溪倩寧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曾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鄰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況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即尚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摳衣報誠容候後時耳隆貺璧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達時何者物以少爲貴眾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

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補積
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馳驟以教
諸子　註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昌黎知言哉　五月阜
岡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為作贈言曰昔子路
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
言古道也今阜岡先生南旋驟聞驚怛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
失吾心忡忡慢慢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資冀獲重報獨善
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
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備之以脩己治
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燎然矣從此日邁月征願獲友
自將安驅而至卸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

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邉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責人耳非自匿用世之學於弗問也　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卽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堪嘗以此自勘觀人以孔子而尚有毁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懼惡之勿嗔卽自省勘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熟燃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愼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

謂效驗即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即約之以禮也即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眞行已求力芹戀無須再獻者　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淸濁并滙胞與爲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其效天乎博厚其法地乎願與先王共力焉會友輔仁君子皆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菰蘆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爲孔有靈實式臨之　思皋聞不已皐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皐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董采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載雖皆

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　與三弟益溪書曰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人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酬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迹誦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却而詩爲無用之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皐聞南旋爲之悵然目下人日變化爲畎畝之勤爲鬼魅求一共肩聖道者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脫年獨立不懼而已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搉萬世可耿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　魁闇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迈思得倚亦佳倚杖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瘻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

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耳　先生書壁云而今纍躁子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　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往入燕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　敎習仁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淸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考元旦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

心日譜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勵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貲使負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阜聞寄書至先生揖而開讀曰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即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決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阜聞南旋而予倀倀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

之道況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即進言勿以嚴
而見憚也　三月浦公僎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尙可將毋商之
[illegible]皐[illegible]皐是之乃投改教呈遂回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
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淥海內友朋徃來詩札爲友善帖曰
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乎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遂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逝情
治平亦以是矣　李軍聽枷高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
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
詫曰予幼赤貧晨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送賄至俱却之
豈有垂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
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議先生力農致
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踰

耆知無用矣故遯迹田園胼手胝足則纔傑之餘勇也不稱

稽胡取匱困則風人之退守也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先

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自全也非君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

孀婦將改嫁其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

中止而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

董嫗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不能止

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盡孝而人逼嫁

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之官以官法處之曰而

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

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陵程啟生書來畧云聖道失傳莫甚於

朱陸以亂眞之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

聖立教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眞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消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造於當時後世者也　肅寧舉人朱耆澍奉其縣令黃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肅寧會之論學論治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興賢者先生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賓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行辭行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贐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吏歲底必餽儀爲蠟炭費先生曰堪耐貧久從不然臘惟以棉袖從不燒炭惟以秫稭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

交投編贈約乎且必却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　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三弟婦卒因思學者心多畏遇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　聞皐聞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聚庵問皐聞信言已來寓接待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　看方靈皐靈皐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逛教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回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勸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　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看靈皐春秋通論言錫恒

公命歸成風含賵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愼畢聞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實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何如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廠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　諸生會文問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母到署供酒餚果菜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敎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敎

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癎已久恐不能出姑默　閩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生來固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　有求向總督請托者許饋八百金先生堅却之　閱靈皋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尚未及也乃即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畧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即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點鏑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為並不起褒

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袞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則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己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旣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譜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行黑右暴怒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孜以蠡縣爲价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

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却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道見南方諸友書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旣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車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　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

攝篆入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

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諸紳士訊以餞於賓蔬園先生作書
歸詩曰潞河驟轉病顛扉總禍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
布韋驅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　五月五日到
家拜母獻家祠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
世毀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
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
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
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
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
來持鼎罰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習齋教
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術能無愧
習齋也　復鼎罰書畧曰來教云大學之道不宜訓作路道之

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衢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即路路即道非一正而一借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燠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即曰荷天衢並非敢強辭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道何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即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訓路其失非小願門下之俯

審之也又曰傳註太史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
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
爲傳註卽不當文則孔子作彖傳彖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也
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堪傳註之
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深古則理足而辭易
明斷不可如宋人鄙語鄉談一概污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
以古文法方靈皋遵宋儒者而闢愚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
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
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
可效焉　教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
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頹
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長宗

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聘趙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覩其所著服顏先生之學甚篤至衷强宿鄭宅聘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掖之至故城會阜聞以前所復書細質阜聞相合甚喜互質日記先生書阜聞日記後云詳閱大記省察嚴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說屏事息念檢攝靈明一遇事牽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顛倒不如專從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敬以直內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爾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欲紛去自有懈怠不如聖言所

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即以成己虛恭肆應人自歸懷之爲得也且問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以天下萬世爲懷鶴之不肖不以其頑劣而棄之諄諄誘掖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承康之組可人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謬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蠢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鎔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纖纖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鉦鏈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改過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曰克己焉李常云即約

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奔放身自不廢弛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秦強張胐明李文長候問學先

生日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爲有後世以誦哉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鞭遊屐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煮水天光遠鐵廟安平有鐵姑廟紫臺棗強有寶紫臺草色枯陂綺花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騊駼　十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恩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　臯聞亥子敎夫具門生刺來拜閱與聞春秋附筆皆有持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詩說尊毛駁鄭難爲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　楊賓實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

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　黃肅寧來拜　浦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懸扁於門曰當代儒宗　三月惲皐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某既爲月三之訴望先生無爲子昆之怒閱之駭然塨卽愚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既而思之先生於塨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敎下謬推宗主於塨有何疑貳但以旣著一書須知已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忿畧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教我以直感待我之重敢忓顏爲先生再陳之塨也自反最爲識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

繩方靈臯河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輒淋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堪喜而疾讀崑繩曰河右贊吾見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寓目即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堪笑而謝曰謹受教靈臯註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亦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臯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堪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即改正最陋葭惜如雞肋自珍者即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姑爲歇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益以得力於習齋

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卽先生不受而來遶蘐堪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爲至以堪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宮已久卽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採緯讖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圜邱方澤宗廟爲三大祀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

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
下云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
耳先生遂曰假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
詩書博縱六藝蔚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
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
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
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
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紲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
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倘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
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宏深古學
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詆㴱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
括囊大典網羅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

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纖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術也稱三篇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詆其生平也樸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痼矣而尚有迂濶尚論儒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飲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痼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不牽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丕承諭不蘄詳察亦有故當白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覿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

爲書事有何不可即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詁曾一批
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塨皆未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
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
傷和睿大及後三論四論責以慢諫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爾
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顧
無概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既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駑鈍
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沉吟條答如後
錯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
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壘相攻視此何
如也錯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　馮樞
天閱周易傳注完曰足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　衡水劉廷
直其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　思聖賢之心純一效

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齊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恒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如儒者之心齊傑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　思宋人主敬即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因豪傑之士也既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成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說矣　齊燧侯

自西過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問之逆情
六月陝西武舉楊蘭生來出察瑞賓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
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賓以字託為
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爲璽居張涵夫皆有來書先
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　冀州劉焞持其兄暨輝字來問學先
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實過先去
自便　思聖人心體審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
祭耳若二氏息念以為心性則與常人異矣　阜聞書至論詩
凱風蓼風皆從先生說誠庶成亦嘗過自責　思中庸誠字朱
人對私僞說一以染於二氏以無欲為主一者只分個覺人欲
難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
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九月哭五先生釋服　十月朔如京謂顏臯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真實無妄質氏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　時先生欲南遊而顏臯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江南相宅顏臯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回　十五日抵家　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　二十一日過衡水至劉邪司齋閱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　初九日過宿州曰此古

雎陽地也南臨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寧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以愼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鑑泉字鑑泉姪傳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　晤周崑來張曉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槃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鑰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相招　觀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腔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嗬舌齒脣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嗬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爲作題曰予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村舉業可爲伊傅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

爲宗且躬親習之可謂褎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
如舍本而趨末何于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准聖經乎孔子曰
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弦歌爲學消共以禮樂爲
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
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
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
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
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
誤與　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寧國靈皋言寧國亦可居故
往觀之寧國太守黃瑞爾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
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
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

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

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

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

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凄然留曰吾以

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輩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

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

辛丑六十三歲 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令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

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　遍

拜諸友　聞崑來言𡽯門守喪辭婚事臬司有女託崑來擇壻

崑來以語𡽯門𡽯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

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

賢啟生作跋曰顏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雖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顏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說而疑之顏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覘顏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已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顏門辭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十七日雞鳴即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悵悵而返　一路衡泥晉雪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　二月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即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積弦成習中爲之辦銀

八兩麥二袋喜之　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報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太師母來莊不
允也　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喚弟姪皆來莊
侍疾　七月靈皐書來言其副室南旋與長人夫婦作伴同行
最便　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綿先
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適一孫出不爲缺人稟太師母亦
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戚南行　二十六日太師母去
世先生慟絶扶甦　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
隨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於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
使南也已矣　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
靈皐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學師交友毫髮皆在於
禮而行之甚安　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甯守黄令皆來弔

奠　聞學院陳世倌與博蠡教官傳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

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　康熙六十一年

思衷敬爲上然庸怯之姿言敬已不敬矣其惟乎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曰三復之　與三弟札云昨接蘂皐爲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愼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敬亦以爲敬矣懼則見已過與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伉而又誤以遺禍不懼爲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怒以滌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疚乎而敢言也　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

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翕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自省持家嚴急嗃嗃然一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　大名府知府吳允諒遣役持聘儀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　唐翰林楚中倩任若求先生所著與之　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之來莊　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　九月有人投刺曰北燕山人李銓拜已而與馬衆至入晤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來稱幸晤　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已初非難終不易勿曰予知勿曰予行更須結果收成　十二月大名張珂具門生刺來拜問學諸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爲學課程爲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卦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　爲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侄名之曰敬承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敎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九月朔日行禫祭禮　白任若至持贄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曰遙聽北斗新冠裳賴有蠡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類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

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閒二日卽寄贊贊以遍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歡喜欲狂更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常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强臥忽思古之爲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爲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苟不摳籤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床獨立如此終夜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念誠先生覽贊詩復聞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嬰未畢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長宵悲墜緒從

今收淚付琢琳　贊自慚德未能進業未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勵交加矣　馬師母不順先生責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死耳　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祠長人主祭畢猶歸殯宮以待禫後祔也　劉調贊林啟心來以晚生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价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釋菜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顏先生位告之　贊同啟心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省功過

贊同啟心維周徹承夜讀琴譜間之先生甚喜　維周亦立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先生喜之　十一月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斷獨謹細微習勤儉　語贊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擕贊如安平弔可訒言聒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

勇沈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光王槐三至無極弔張肆六妻喪爲作墓誌銘返里語贊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學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皋靈皋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歟　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子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皋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皋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塨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廢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皐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皐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纖悉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譎詞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皐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聞王太倉尙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固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獻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儲五摺乃太倉大節也　爲贄買琴劍而返一路隨事敎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　縣庶新令喬

公以教弟帖來拜餽稻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畧舉鹽事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　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頴生曰吾有大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腐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壽太倉詩二十韻有佐斗心如日擎天翼已穉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靈皐書曰聚晤得領讜言洗垢指瘢若沈疴之去體朋友相成

其樂何如塨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已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已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驟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偲而知愚之拖諉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遽湧而辯而先生亦有之節如春秋周禮二書何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遼而先生必依胡傳曾偶言及先生盛辯今呈拙著學禮生母附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若終以爲非乞將拙著一一批駁示下則塨無益於先生而先

生有益於恭多矣　五月閭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　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者眞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含天蓋地眞不朽之物也　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　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中送日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　有遭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濱北岸莊不可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湧波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迺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如何癖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自勘本才短德薄不幸當空乏

之時遂以渺身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惕宜何如也　十二月

使人聘鍾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 雍正三年

饑功如常惟衰老益劇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　正月請

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侍其子淑來使從學於先生　劉

士宜卒家貧糾衆助之葬　二月謁贊同任若來因率之同往

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郎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

先生　教謁贊以擔荷聖道贊自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顯敢不

奮勉乎　贊請學易先生日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

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義有義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

教諸生習刀法　教贊以筮法　贊與諸生習祭禮先生教

之　贊謀歸金若置酒餞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舟欲鞏

明月贊云登岸高歌簡惠風臨行贊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爲孳孳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予見吾校子有懈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來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懈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其稱聖道也而敢懈乎言畢斐然贊亦悚然拜別　王宗洙讀先生平時訂談經濟陳學使以問於制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濟才短以致償耳且其來学云問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說逃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爲人所詒而徒然也三月評金若曰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卒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曰子

身不直闇吾書卽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鐵淑学也　四月如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裔癸巳舉人楊蔭黻門人也言蔭黻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蔭黻頻蹙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發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蔭黻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賣已而識之亦君子矣　語金若曰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儒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熄其庶乎

惲皐聞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遇多艱惟平旦藥瀕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闕顏李之學而與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聞繼孫子房　六月作憂旱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畫掩關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後亡人天高碧漢繁朝宿水落河橋走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金遂征

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問言者庸人也
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詆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裔孔衍注
以舊來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　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
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寧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聖筆也
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見
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
以澇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嶶承從
淑讀　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
寄者不得不寄之舊著書豈得已哉　温太守舊來言政服郎
使人來迓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亦
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
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

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
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十月
入府會太守温公時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捐粟查
歷年各鄉積穀勸興作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賭禁盜　始註
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翽以其將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
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靈皐言將爲先生作釋言
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懋講筵論
學深以先生學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摩擬汪苕文
潔而弱方靈皐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翽嘗至言
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特使
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

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作羅魏氏傳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饑穀不受賑作傳爲之感慨流涕

丙午六十八歲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敎師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昌明聖道不敢芻委　正月註春秋總經詳而傳略　敎子能以謹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思責肅軍之謙謹可師羅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即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强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强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剌剌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謂路多殣者爲之畏天命憫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粿或食以飯思年荒

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合若見其人若開其世若親識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安徽巡撫魏君殤書來並托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　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

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揉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願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謬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

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戳曰聖經不僻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于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錄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于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為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嘗為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為文或一句為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為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變解斐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

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盩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因僭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　思晚年每日心覺志氣如神身覺莊敬日强庶不衰弛　九月與樞天論學在嚴取與　十月作一詩以寫近況曰憤樂相尋忘老至教學互長念朋來流連三古經成癖悵望千秋意未灰　爲子能講忠恕堂記曰不忠恕始

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凜若無以自存庸愚衆强聲怨而亢謂莫我誰何　王震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既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强留之去乃使維周持銀送還仲英與以字言决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爲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聖道益孳孳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仁厚自勉　二月樞天來互質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書爲之愧歎勉樞天力任聖道以副蓄望　同樞天率二子一孫習禮三度　看刁蒙吉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踐形識見遠出宋儒且敬慎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絕於編亦

近今之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峽洲山書言大道黯闇於宋莫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天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爝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近並却舊古文詞惟留心實學奇之　四月蠡皋字來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皋聞蠡皋皋聞之會不可必矣蠡皋尙近向者論學尙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畢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蠡皋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

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思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蠡臯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與彼學退矣鍇按鑾擧之言遁辭也　蠡臯閱恕谷後集曰兵隨敵變水因地流而貌各成機杼互換必傳之書也　蠡臯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辯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知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鍇訂樞天喪禮就直　著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予六十九歲之莫矣行道無望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惟是身心性命

可質帝天[illegible]自返多有愆闕及今不力尚一抱憾而卒欲補何
由戰兢惕[illegible]列後日省之一顏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
即旋對妻孥奴僕不莊肅其爲敗德多矣恥之戒之一性緩似
覺微長而性急實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常人有過
嚮響時有耄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從衍之妨
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吝心此非智之過乃
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倘附名教耶勉
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責耄年不倦如此吾儕
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書舉錯知以成仁先生處智之妨
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處居鄉黨之
道也鄉黨間非族戚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
感化之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吝心自斟是即其萬物一體之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已者乎　問子能入泮　十二月思書分凶入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吉人也舊子孟如芒刺着人關雲長護前君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又何待言　黎長輿自河西走四十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　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學先生爲釋菜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四術三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三千年矣習齋先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塨孱弱無能爲役而粗解其顛末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者或信或疑亦率竊竊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遂宗周孔也者即來執經下問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振起之耶忽忽焉塨亦遂六十有九矣

德化有黎生宋淳者少遊秦習程朱陸王家言既而關塔入秦
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
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淳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淳能文筆
嫻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歷爲人牽不得前今歲奮然決
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
從負騎自河西訴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
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陋之野長跽稱弟子求嚴立作聖課程
以矢有成斯不亦奇尤也乎乃備酒漿茶敬行釋菜之禮惟求
我先聖先師寔護玉之大成俾成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
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設館教子
弟　長舉論西事須自肅州而布隆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
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準旺之穴又上計則撤兵守擬不必

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 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祖行位以其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二日戒一日齋戒飲酒不至亂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齋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獻訖行家禮每日晨起揖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過其事即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致力以寬以和日譜日一圈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怒黑上慾心黑下 按樞天至李習禮拜樞天入學 李博野會博野令趙公淇署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

日記求許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　督秦邊紀畧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既棄遂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張䃅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並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抄先生諸著將刊行　易州李通率其子基來拜從遊　二月率長舉之楊村致祭習齋先生　惲皋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聞皋聞言服焉遂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遥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皋聞先生始知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漸

服闋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卽擬北上拜謁因乏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儕人瀛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端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焉既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遜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畫丨否則書二斜畫乂且以畫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口否則書馬眼〇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損之多寡天

理所吾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臥自思能一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小黑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善幾某惡幾記過之多少覘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日與其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物卽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何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

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按臯聞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
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
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
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既久不
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鍇採其日記附錄於此庶弗使無傳
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若爲學數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
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
云聞氣鍾靈開智勇狂瀾降割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
規人過亦屬氣量之淺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
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六月先生
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子之出而不去者汝等不以母禮辦

之亦可從厚以母禮葬之亦可也　八月王順文來拜從遊茲以孝弟之道　語長與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于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卽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與除外祓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謬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

存養之功自朱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地直接聖傳矣　十月朔致祭家祠跪因蹶倒遂病類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　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以終始以自勉　調贊撫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贄先生辭贄代求先生許之　白任若偕衡水杜謙牧來執贄學禮　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答之順文問經濟及韜鈐先生曰韜鈐非老夫所知子少年文士去之經濟非所問也即經濟亦無踰聖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凊定省以事親一體周[illegible]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講及人

可也請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之　贊同諸友
習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贊作記曰祠何道傳取
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
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
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
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
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
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恕谷先生
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
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
姪遺殘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殿
弁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攸

助不日磚木具坯堊積乃為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為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為習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遺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皐聞皐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

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纔獲知千古有人游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闡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皐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搢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闡之扉闡則皐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貲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共鳩分貲築于東莊之東墅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以序中間安顏

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惲子皐聞生位而以東間懸于遠道圖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卻也晨興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又門而坐弟子講業者以次聽倦則闔門少息脉歌先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疇茂樹蓮齊花香鳥語爭奇獻好右眺郎峯蒼翠如璧左浴恒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痺足痿步履艱澁而頓忘沉疴之在體也方靈皐嘗謂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園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傴僂長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飬陋況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誇吾靈皐不亦可乎　贇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　贇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　六月訂擬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　病減偶成詩曰偃息匡牀午睡餘起瞳痺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紛懷抱勤惰何

妨任婢奴綴藻梁間乘日游栽花砌側荷出鋤疲年喜得洗痾

減或者天心尙起予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尙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樞天思而固長舉思而謬予能思而欲求其不思者

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

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

天來問疾言田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

滌俗念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

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道能解

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　九月上辛日以頒先生祠堂成先生

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揚秋神主尙有族

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　十月督田觀察使黃

成憲贈先生獨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

心覩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刋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　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　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公藝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　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偕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者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

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
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
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
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
在此戰守迤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荊
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明防駐兵將
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
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寰宇記等曰滿城有某
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
使一山分峯之名別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
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
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尚有水與否可與可

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
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
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日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
查考又選一有學問者使駝驢北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
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墐之老病所
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惡法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
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謁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
道傳祠事因攜蠡州趙升中族孫遜舜同來讀書　謂謁賀曰
古者行禮必奏樂上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
之賀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
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
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

合樂三終第一闋迎神引第二闋饗神曲第三闋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之　觀察使黃世發懸扁道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本中吹笛劉述舜鼓笙為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塨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塨能心解禮樂之義能琴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神樂章以妥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

王公督將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　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　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槩爾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佚甚夥迄我　朝康熙十一年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即以　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庾帑悉闕大經應於
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畿甸義先天下也今倣其義仍之一分

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洪分野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往往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儒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二一建置即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叠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關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亦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

撮爾小峰無所障蔽時流時涸雨集漭滄及語怪語神專爲梵宮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詳考其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　朝之有嚴有翼備禦者當也若前朝衛所制已遠縱有催屯糧徵員缺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廒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遠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文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關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舊制原分兩項迄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徵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　王政宜先近畿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册一

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莅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轉不勝書兹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司僚關權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雋者槩不得遺其鄉試得雋者試錄難稽未免掛漏茲全例貢例監不乏俊乂若槩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皆貴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官皆名無虛非實矣兹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兹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即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日用木變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邑

廢旅葬而販鬻翣舞矣遷而擇之疑傷孝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矣

闔入祠建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為主弗致濫

也　八月以病辭回調理　威縣田如龍襲裕來拜問學　九

月上辛祭習齋先生　王公又以亟來巡並以幣來邀謝贄聞

往分纂　十月哀張孝杜文長至府執贄　先生作畿輔形勢

論曰嘗讀禹貢而歎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碣入勢而

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

孔安國作傳尚無誤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即海外之山如碣樂方

丈可望而不可即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

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宋朱元晦

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台
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
案明劉侗曰幽燕阯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會西南之
勝供西南之勝以發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
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
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絕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土蕃之變燕
則背倚雄巍如列屏如負扆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
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黃帝即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
大都或爲中都尙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
皇朝入關一統即定鼎於此熊熊鬱鬱中寧外順幅幁萬里其爲
天造地設以鞏固
皇圖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

劾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內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革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盡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遊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里　十二月作楊仁澍傳　聞營田觀察使黃憲卒於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修通志稿封還具書命調贊至府竪辭之　衡水杜友三兄弟屢來爲

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　刻擬太平策

壬子七十四歲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懼斯道之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兮恐斯文之終亡良朋遠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而匪遙兮祝周情孔思其抱將　訂謝贊所纂冠禮士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懷舊詩曰憑誰引見魯中叟有我步趨顏郭顏（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走馬平坡磬控裏（同郭子固習御）鳴弦城側滿分間之（同趙錫之習射）毛精序作風雅列（從毛河右先生學律呂）汾上道傳房杜班（從王五公先生學韜鈐）幽薊爬搔孔氏壁（同王崑繩論聖道）錢塘貫串禹碑山（同王草堂論經書）　作思聖詩曰靜仁勤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樂壽首尼翁　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

孝慤先生之長子也名塨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慤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簉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教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蹠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致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棄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

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
欲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
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壻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郁郁然惟
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
謙巽時或爲與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爲之坐必躬以
謝爲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吶吶然不輕賞嚴於取與
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番公隨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
四王心西辱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
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
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難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
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

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關雎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棄絹養浸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竝竢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 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 一絶云情識劫年遲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午時卒 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贊製帳割牲與及門武城劉天楨褒强李杜衡水杜謙翁博野劉貫一鍾溆等執喪紳士陳大章鍾錂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其奠馮辰爲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原親友及門製幛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爲誄曰

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而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慈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既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墜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淸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淸明在躬二語既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端九容嚴四勿恭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旣起終身弗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攝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顏習齋王法乾惲皐聞劉調贊及辰等互勸勉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

典常當問學時躬詣習齋商確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息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儁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既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嘗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閱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田賦皆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郾城皆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輒憂憫泣下故禮樂兵

農工虞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諸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啟後爲兢兢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因材造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其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賫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

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共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醴牲酌酒爇香敬灶先生之神倘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尙饗　又公上私諡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諡謹按諡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諡曰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蕞村東北祖兆禰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祔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牌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　惲皐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禰贊續修先生年譜